

“中国+1”战略的变局：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与全球变局中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国家（GCC）的机遇



2025年4月



近年来，全球制造业格局因受“中国+1”战略的影响而发生深刻的变化。该战略旨在将制造业从中国分散到其他地区以降低风险和提高盈利能力并增强供应链韧性。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由于该战略取得重大利益。

然而，“中国+1”战略近期遭遇了阻碍，主要源于特朗普政府宣布实施的对等关税政策。这些对等关税对许多被青睐为制造业外包目的地的国家造成了重大冲击。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包括柬埔寨（49% - 对等关税，下同）、越南（46%）、斯里兰卡（44%）、孟加拉国（37%）、泰国（36%）、印尼（32%）、巴基斯坦（29%）和马来西亚（24%）。尽管这些数据令人担忧，但与中国在美中贸易战中的处境相比，仍显得相对温和。

在2025年4月10日，特朗普政府宣布暂缓90天执行其对等关税的政策但对部分国家（中国除外）执行临时‘基础’关税，税率为10%，在此暂缓期间各个国家与美国重新谈判对等关税。至于东南亚国家，这带来不确定性，若谈判不成功，对等关税是否90天暂缓期结束后恢复到此前设定的高水平。至于中国，特朗普政府加征的对等关税总计达125%。特朗普政府开始的以及对中美贸易战的升级，加之与中国供应链联系紧密的东南亚国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更显示了通过“中国+1”战略实现制造业地缘多元化的重要性。

在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GCC国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些国家仅需缴纳10%的基础关税，这为它们提供了抓住这一潜在机遇的政策空间。该关税优势可能为GCC国家扩大非石油制造业提供必要的发展动力。

了解“中国+1”战略

“中国+1”战略的提出源于对中国制造业运营风险的显著攀升，包括上涨的劳动力与运营成本、与西方经济体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日益复杂的监管环境的反应。最初，企业将次要或补充性生产基地迁移到邻近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这些国家提供了有竞争力的劳动力成本、物流优势以及不断改善的监管环境，也使其成为制造业多元化战略的直接受益者。

然而，近年的干扰因素——尤其是新冠疫情与其导致的供应链脆弱性——凸显了过度集中生产基地的局限性。全球企业认识到迫切需要更大的地理多样性，以增强供应链的韧性和敏捷性，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1”战略的发展势头。

GCC 国家：新兴制造业明星？

GCC 地区由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组成，长期以来依赖石油收入。认识到依赖石油引发的风险（尤其是在 2050 年之后）的可能性，GCC 国家各国政府已启动雄心勃勃的经济多元化战略，将非石油制造业和物流业确定为增长和投资的战略领域。

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一场格局转变

2025 年 4 月 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了一项全面的对等关税政策，几乎覆盖了美国的所有贸易伙伴。虽然该关税被标榜为“对等”，但其核心目的在纠正所谓的贸易失衡问题，针对那些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实施惩罚性措施。

除中国外，最高对等关税被施加于柬埔寨（49%），许多其他制造业外包国家也受到严重影响，包括越南（46%）、斯里兰卡（44%）、孟加拉国（37%）、泰国（36%）、印尼（32%）、巴基斯坦（29%）和马来西亚（24%）。相比之下，GCC 国家仅被征收相当低的 10% 的基础关税。

这些关税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南亚制造业中心的竞争格局，削弱了以往的成本优势，并对盈利能力及供应链可预测性带来了巨大压力。

与面临关税攀升和地缘政治风险的东南亚国家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使 GCC 国家成为中国企业转移产能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展望未来，在‘中国+1’战略框架下，评估制造业迁移的一个核心因素将是关税制度的长期稳定性。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本质上与贸易平衡赤字密切相关，为那些对美贸易顺差可能引发更高关税的国家带来了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GCC 国家比较享有优势。尽管 GCC 国家通常对美保持较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主要来自能源出口，而能源出口不受关税影响。在非石油贸易方面，GCC 国家往往对美存在贸易逆差，因其高度依赖机械、技术和消费品的进口。这种地位显著降低了因非石油领域制造业和出口表现改善而触发关税突然上涨的风险。

因此，相较于东南亚竞争对手，GCC 国家可能为中国制造商提供更高的长期关税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一场格局转变

2025 年 4 月 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出了一项全面的对等关税政策，几乎覆盖了美国的所有贸易伙伴。虽然该关税被标榜为“对等”，但其核心目的在纠正所谓的贸易失衡问题，针对那些对美贸易顺差较大的国家实施惩罚性措施。

除中国外，最高对等关税被施加于柬埔寨（49%），许多其他制造业外包国家也受到严重影响，包括越南（46%）、斯里兰卡（44%）、孟加拉国（37%）、泰国（36%）、印尼（32%）、巴基斯坦（29%）和马来西亚（24%）。相比之下，GCC 国家仅被征收相当低的 10% 的基础关税。

这些关税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南亚制造业中心的竞争格局，削弱了以往的成本优势，并对盈利能力及供应链可预测性带来了巨大压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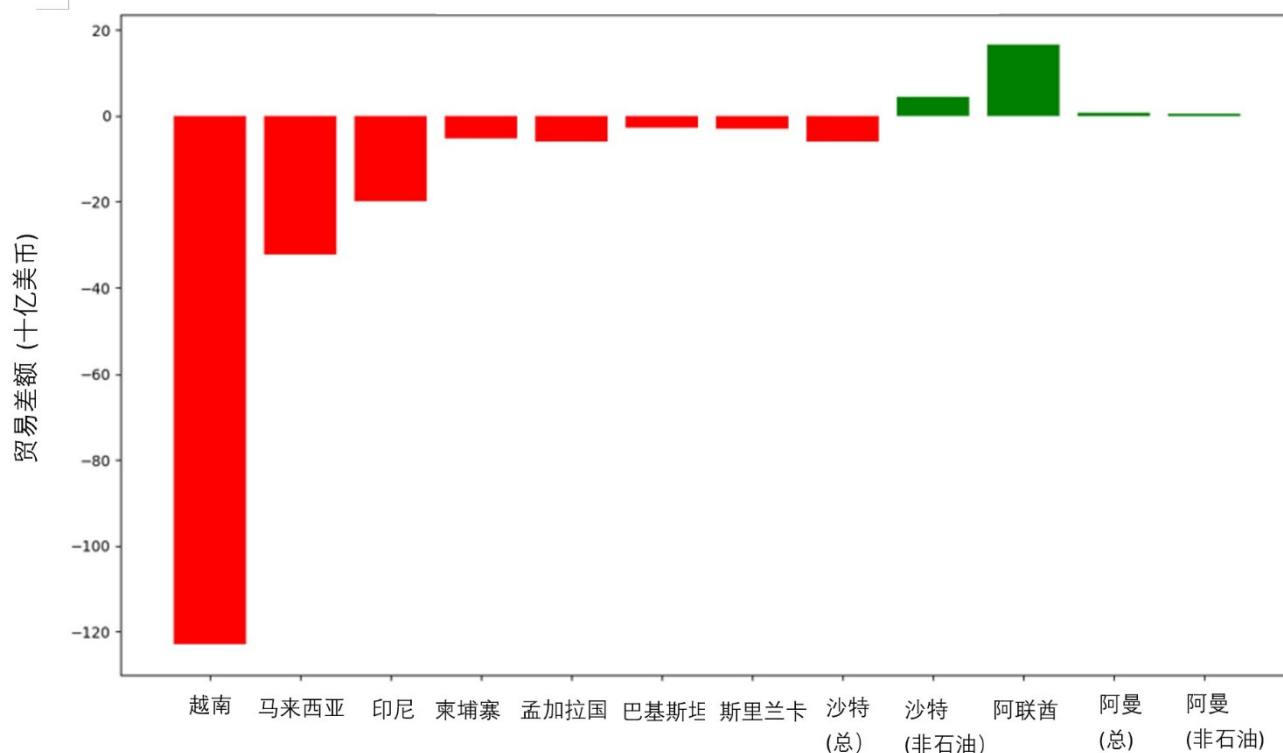
与面临关税攀升和地缘政治风险的东南亚国家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使 GCC 国家成为中国企业转移产能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展望未来，在‘中国+1’战略框架下，评估制造业迁移的一个核心因素将是关税制度的长期稳定性。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本质上与贸易平衡赤字密切相关，为那些对美贸易顺差可能引发更高关税的国家带来了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GCC 国家比较享有优势。尽管 GCC 国家通常对美保持较大贸易顺差，但这些顺差主要来自能源出口，而能源出口不受关税影响。在非石油贸易方面，GCC 国家往往对美存在贸易逆差，因其高度依赖机械、技术和消费品的进口。这种地位显著降低了因非石油领域制造业和出口表现改善而触发关税突然上涨的风险。

因此，相较于东南亚竞争对手，GCC 国家可能为中国制造商提供更高的长期关税可预测性和稳定性。

美国与特定国家的贸易差额（十亿美元）



(源自：美国普查局)

制造业竞争力对比：GCC 对比东南亚

像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的 GCC 国家在石油相关领域有着长期的工业化历史。因此，它们在与其它制造业外包国家的竞争中表现得非常有效。

根据全球竞争力指数 (GCI) 排名，以下是各国的竞争力情况：

| 国家 | 排名 |
|-------|-----|
| 马来西亚 | 20 |
| 阿联酋 | 25 |
| 泰国 | 31 |
| 印尼 | 34 |
| 沙特阿拉伯 | 36 |
| 越南 | 68 |
| 柬埔寨 | 106 |

此外：

- 阿联酋在《IMD 世界竞争力排名 2024》中位列全球第 7，体现了其在经济表现的领先地位、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商业效率和创新准备度。
- 沙特阿拉伯在《IMD 世界竞争力排名 2024》中位列全球第 16，反映了其在商业改革进程中取得的显著突破、监管效率和经济多元化方面的显著进展。

对于考虑将制造业外包至 GCC 国家的企业而言，GCC 国家还具备以下优势：

- **战略地理位置**：GCC 国家地处欧洲、亚洲和非洲的交汇点，为进入全球关键市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便利。这一优越位置显著减少了物流复杂性、运输时间和成本，助力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和吸引人的出口机遇。
- **强大的基础设施与商业友好环境**：多个 GCC 国家拥有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包括深水港口、广泛的公路和铁路网以及现代化的物流园区。自由区提供简化的监管环境、税收优惠和便捷的企业设立流程，增强了运营灵活性和成本效益。
- **能源供应充足且成本低廉**：丰富的能源资源是 GCC 国家的固有优势，为能源密集型产业提供了可靠且经济实惠的能源供应，这对化工、冶金、汽车制造和先进工业流程等行业尤其具有吸引力。

金融实力与投资激励措施：GCC 政府拥有充足的财政资源，并愿意通过激励措施、补贴和简化的行政程序支持外国投资。国家级投资促进机构积极协助市场准入、合资企业和工业合作伙伴关系。

结论：把握新兴机遇

“中国+1”战略正在新地缘政治现实的推动下迅速演变。特朗普政府的对等关税政策扰乱了传统的制造业外包目的地，为 GCC 国家加速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努力创造了独特契机。

对于企业高管而言，GCC 国家提供了具有吸引力、稳定性和战略优势的东南亚替代方案。利用这些优势不仅可以缓解地缘政治风险，还能提升运营韧性，并在全球市场快速变化中获得竞争优势。

(在撰写本文章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对部分国家实行的 90 天的关税暂缓停和对中国加征至 125% 的额外关税尚未实施。本文章已更新，加入了该进展及其对中国供应链的影响。)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请随时联系：



Voon Keat LAI 赖文杰
管理合伙人

M: +852 9300 7047

E: vk Lai@kempllp.com

www.kempllp.com

或任何您于 M. B. KEMP LLP 认识的律师。

88.007.1-2504081800.1